

不尽哀思无从寄

大丰/姜燕

文友俊江兄朋友圈的文章永远定格在了2023年2月11日那篇《年味淡了吗》,文中让我感同身受的那句:“我们念念不忘的年味,是曾经感动了自己的一份期盼,任岁月流转,我心如初,年味的浓与淡,境由心造,自在就好”还在心中回荡,可俊江兄却已驾鹤西去,徒留给我无尽的痛惜悲伤。

和俊江兄其实素未谋面,对他的欣赏完全是源于对他文章的喜爱以及和他为数不多的聊天中所带给我的谦逊温厚之感。都说文如其人,读俊江兄的文,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敬重,对世事的平和。

寻常饮食,在他笔下活色生香,趣味盎然。一锅白菜加肉片、百页、茨菇乱炖,他能吃得热气腾腾,直把冬日寒雪吃成春暖花开;一碗猪油滋润,葱花爆香的虾糠汤阳春面,在他笔下成了《桃李春风一碗面》;南京的小煮青菜面最是寻常,可是店家用南京腔唱将起一声:“阿要辣油啊”,经他一描绘,画面感来了,不一样的味道也来了;为了吃一碗苏式大肉面,开车经过苏州,他会特地地下高速去找家老店来一饱口福。还有那些不起眼的乡间蚕豆、小瓜、油条等,在他笔下无一不妙,烟火气十足。我常常想,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对日常饮食如此留意上心,写出不一样的情味来啊。

俊江兄对生活的热爱不只在饮食上,乡间的稻谷、麦子及各色花儿也都是他所热爱的。少年生活中最风雅的一件事是步行三十里去牡丹;春日里看到千娇百媚的海棠,他挥笔写下《一片春心付海棠》;赏旁人一院蔷薇,他生出以欢喜心看风景,时时处处好风景的感悟;最是那一年和同学秋游栖霞山观红叶,当时风华正茂的他,写下豪情满怀的一首诗:“胜迹南朝事,今兹任性游。胭脂三万两,难写秣陵秋。”多年以后,想起当年,他提笔作文《红叶醉秋风》,文中他感慨:朝花夕拾杯中酒,我们想的不一定是红叶,我们念的是一叶岁月。谁说不是呢,时光匆匆向前,我们爱着世间万物,也爱那迟暮不返的流年。

和俊江兄聊天,从不知他竟是一个长期与病魔抗争的人。他毕业的南师大和我读书的学校相邻,他笑称,我们曾吹过同一条巷子的风,说不定还曾吃过同一家店的烤鸡,在同一片天空下发过呆。看到我有文章发表,他时常给我点赞,夸我写得好。其实,我知道我的文章不过是些小女子的情思情怀罢了,远不及他的文章有深度广度,他的称赞其实是对我的鼓励。俊江兄说,同在南京读书,同样用文字记录生活点滴,我们会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我说:“是呢,找个时间好好聊。”他笑着回应:“好,下次你回老家的时候聚聚。”没想到,忙于工作一段时间没怎么联系,竟得知他因病去世了。我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那样才华横溢的一个人,那样一位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那个说好和我聚聚的人,怎么就这么突然地走了呢。

后来从其他文友处得知,俊江兄患病三年,积极地和病魔作斗争,一直乐观而坚强。他确实豁达,在他的文章里看不到一丝悲戚,也看不到一点自怨自艾,即便是去北京看病的时候,他在一间超市里看到民工们吃饭,听他们聊天,写下一篇《在城市的超市里,遇见了个“厨房”》,也只会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念他人生活的不易,祝福陌生人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夜深人静,我一遍遍翻看俊江兄的文章,忍不住双泪长流,一次次扼腕叹息天妒英才,人间桃李春风正当时,可世间再无俊江兄。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不尽哀思无从寄,惟愿俊江兄在天堂安好!

清明·追思

清明节的家国情怀

建湖/吴金海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的传统节日。它凝聚着民族精神,抒发人们尊祖敬宗、继志述事的情怀。为了让民族的优良文化和共同记忆代代相传,更好地发挥其传承民族血脉的作用,更好地激发人们在缅怀先贤、先烈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国家特将清明节列为法定节假日,让人们在这一重要的传统节日里,缅怀祖宗,追思先贤,家庭的记忆被细细勾连,国家的历史被反复诉说,既心念先祖,也铭记先烈,既追忆昨日,也憧憬明天,这是一个精神薪火相传,信仰生生不息的过程。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微微的暖风吹来了思念和忧愁,我去给爷爷奶奶扫墓。坟前,我哀思如潮:墓穴里没有爷爷的尸骨,只有奶奶的一口棺材独葬。爷爷当年外出遇难,再也回不来的悲惨现场,成了全家心中永远的痛。

那是1937年夏,我未曾谋面的爷爷跟本庄人吴遇壁和吴大华一起搭帮顺船,去江南一带卖自家养的鸭子,七月初八那天,爷爷正在上海繁华的集市上做买卖,日军突然进攻上海,满天的飞机向地面疯狂地投掷炸弹,霎时,集市一片混乱,拥挤不堪,难民拼命四处奔逃,可逃跑的人又能往哪里逃呢?前跑是炸弹,后退又是炸弹,遍地炸开花,无处躲藏。满目的尸体啊——一个叠着一个,一个摞着一个,趴着的,仰着的,卧着的,横七竖八,血肉模糊,地上遍布焦黑残缺的肢体,许多被炸死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孩子。受伤者被压在炸毁的建筑物下面,惨叫呻吟,哀鸿遍野。爷爷就是在这次大轰炸中惨死在上海,尸骨未回,留给家人无尽的伤痛。

抗战时期,我的家乡建湖,同样遭受到日军的侵略,家乡人民为保卫家乡,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展开了轰轰烈烈全民守土抗日。他们虽是平凡的农民,但平凡人亦有平凡人的傲骨,有着大无畏的爱国激情与民族自尊心,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用不屈和血性同日军战斗到最后一刻,这种不怕牺牲的抗日救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追忆传唱。

1940年,抗日烽火燃及我们家乡,日军在西吴庄西北约3华里的古基寺设下据点,筑起炮楼,进行野蛮的烧杀抢掠,在西吴庄进行灭绝性的大扫荡,放火烧了五分区区公所吴家祠堂和整个村庄。哪里有关心,哪里就有反抗。盐城第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在我村西吴庄成立,家乡到处歌声嘹亮,人人为了抗日救亡,涌现出许多爹娘叫儿、妻子送郎,主动报名加入抗日队伍的感人画面。战士们为保家卫国义无反顾走上抗日战场,对古基寺的敌军炮楼围攻了三天三夜。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批批倒在炮楼脚下。前庄的吴占财冲到半途中受伤了,他趴在一个坟堆的后面,疯狂密集的战火冲他而来,他进不能退,敌人的机枪扫平了坟堆。无情的子弹击得他满身都是枪眼,从头到脚热血流尽,身下的泥土被染成了红色。他那千疮百孔的身体浸泡在自己的鲜血里,留下一个5岁的女儿吴萍。前庄的朱学广,刚把大儿子送上战场不到两个月,儿子就为国捐躯。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保卫家园,朱学广咬着牙,强忍失去亲人的苦痛,又让次子朱明德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只为将侵略者早日赶出国门。面对残忍的侵略者,家乡人民凭着那份在血脉中流传千年的倔强与骨气,硬是坚持到底。他们心里想的,是夺回家园,赶走敌人,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顽强抗争、永不退缩。

曾经苦难的经历,是我们沉痛的历史。我们一定要牢记那段惨痛的血泪史,每年清明节必须追思先烈、警醒同胞——不忘国耻!

描出敬重

响水/张国军

灰白色的墓碑,本已漫漶不清,看不出是谁家的先人;经红字黑字一描,便描出了礼敬祖先,光彩照人。

父亲在世时,爷爷奶奶的坟都是他和二爷填的。父亲走后,二爷带着我们给爷爷奶奶立了碑,说:“让我们记住根在哪里!”碑不贵,灰白色的人造大理石,2米高左右,宽70来公分,刻字描字,两块碑总共不到400块钱。这是20年前的事。我们把父亲应分摊的钱给二爷,二爷没要,说:“我大哥不在了,就该我立。”现在碑上的文字经风吹雨打已褪了色,看不出是谁家的上人了,我们晚辈自觉失去了颜面。今年正月初二夜,91岁的二爷也走了,二婶早已先他而去,他们合葬的墓碑上,二爷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现刻的,尚未描色。

爷爷、奶奶的坟和二爷、二婶的墓在一个老坟莹。有土堆为坟前面立碑的,有“独家独院”的新式墓,和村庄上的瓦房与洋楼一样相容。爷爷和奶奶就属于土坟立碑的,坟在一条直线上,相互间隔两米。二爷、二婶的墓则是新式的,人造大理石,墓穴砌在其中,碑立其上,栏杆相围,端庄大方。二爷、二婶的墓在爷爷、奶奶坟的中间前面,无遮无挡,一片开阔,寓意爷爷、奶奶怀中抱子,二爷、二婶尽孝守陵,子孙前景光明。

坟墓,是爷爷奶奶,二爷二婶包括所有逝者的房屋。碑,是房屋的门面。碑上的文字是身份和门牌号码。清明祭祖扫墓,老庄人叫上坟,给逝者填坟又叫苦房。过去每年清明,我们也和庄上人一样,用锹挖土或抓几把烂泥向坟上撒一圈,老祖宗的房子就“苦”好了,再挖三个坟莹头朝坟顶一登,烧一刀火纸祭奠。

墓碑上有着逝者的“表情”。那表情一半来自岁月,一半来自后人。作为最小的孙子,最小的侄儿,我要以笔描红,书写孝道,让爷爷奶奶,二爷二婶的墓碑清楚起来,描出家庭兴旺,子贤孙孝的灿烂表情,这是我的义务。我用软布轻轻地抹去碑上的浮灰,用备好的红、黑油漆、稀释剂、毛笔等,为爷爷奶奶,二爷二婶碑上的字描色。我原以为描字很简单,其实不然。描字,一定要把字描出笔锋,遒劲有力、不变形,让人看上去顺眼舒服。若是描得字里行间没里没外,描成糊涂饼,说明描字者毛笔书法修养不高。可是悬腕描字,大字还好,小字笔画如线,难以落笔。难也要描,描出碑的荣光。

我按照先红后黑的描字顺序,根据碑身字的高度,不断变换姿势。碑上部的字,站着描。中间偏下的字,躬着腰描。再下点的字,蹲着描。最下面的字,跪着描。描坟上的字,跪在松软的土上无所谓。跪在墓的石板上描碑上字,膝盖疼得受不了,描一个字要站起来歇几歇。3个多小时,一笔一画描出了挥为弓正的张,一横一竖描出了洪武赶散的根,一撇一捺描出了为亲负米的孝,一红一黑描出了人间的喜与悲。

爷爷奶奶,二爷二婶碑上的字描好了,自觉描得没有原来的字好看。我摆上黄花和白花,跪在碑前给他们磕了四个头。起身仰望,在黄花和白花的映衬下,红字熠熠生辉,黑字闪光发亮。爷爷奶奶、二爷二婶在天有灵一定笑得合不拢嘴:孙子,侄儿不丑,还晓得敬重我们,给我们体面。

